

阿拉斯加少女

Alaska girl

李正果◎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阿拉斯加少女

Alaska girl

李正果◎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拉斯加少女 / 李正果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27-05414-6

I. ①阿…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1370号

阿拉斯加少女

李正果 著

责任编辑 康景堂 王 瑞

封面设计 千 寻

责任印制 王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80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5811 印数 1000册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5414-6/I·1369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个女画家，丈夫因为经济问题被劳改，为了维持生计，业余时间收了几个学生教画，因为性压抑，与男学生有了性关系，结果艺术学校不能继续聘用她，她失业了……《阿拉斯加少女》的故事由此展开。

《阿拉斯加少女》是作品主人公詹雨桐的一幅画，也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一种情结。从开篇出现，一直到最后，它表现了一种坚守的含义。作品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虚构作品，描写了当前物欲横流下的社会百态，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挣扎与追求。正如作者在第十四章所写：“禅云：未参禅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参禅之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正是一只蚕从蛹而蛾蜕变的过程。参悟的痛苦，如同蛹之于茧，

如同人挣脱母体胞衣。没有茧的黑暗、蛹的挣扎，没有经过一层层的自缚，便不能突破……”

《阿拉斯加少女》有大痛苦，但也有大坚守。李正果塑造的詹雨桐，作为一个有着艺术追求的画家，从最初认为“人生的先决条件就是诞生在有名的城市里，都柏林孕育了乔伊斯，波士顿孕育了爱伦·坡，伊斯坦布尔孕育了帕慕克，巴黎孕育了波德莱尔……”然而，在迷茫离乱的都市生活之后，她开始追求着一种逃离都市的生活境界，《瓦尔登湖》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表达了一种追求满足最低限度的简朴生活，回归本心，亲近自然，这是一种对都市生活的无情批判，也表达了一种对生活艺术的回归向往。最终，在都市生活中遍体鳞伤的詹雨桐，选择了乡野之间的鱼塘……这正是当前都市生活题材的作品中难能可贵的一种创新。

作为一部都市女性题材的小说，《阿拉斯加少女》所揭示的是在当代都市磅礴澎湃的生活大潮，都市女性生活所遭受的制约与无奈，艺术型青年女性的事业理想与情感迷失，昭示了她们生活环境的恶化与变迁，将读者从向往的边缘拉回到现实中，在漩流与暗流的撕裂中，逼近读者承受的底线，从而具

有更为强烈的震撼力量，演绎了一处命运围城与人性突围的曲折故事。主人公詹雨桐的幸或不幸，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纷乱与缺失，让人悲悯，让人慨叹，让人唏嘘。为了生存，为了理想，詹雨桐所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是那么步履维艰，那么曲折离奇，那么含辛茹苦，那么跌宕起伏，让人为之扼腕，为之震撼，让人倍感沧桑。

《阿拉斯加少女》或许可以说是一部爱情小说，然而，它与爱情小说不同的是，在人性的挖掘上，表现出来的执着。整部作品娓娓道来的叙述，看似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但却深刻，犀利，尤其是对都市红尘中人物的心态把握得比较到位。现实之面与生活之点，开挖得具有深度，表达了作者力求还原生活的主体意向与希望改变现实的艺术理想，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悲悯情怀。为刻画人物所设置的情节很独特，但又合情合理，极富生活气息，从而使作品的现实感大大增强，摆脱了流行爱情小说的粗糙与肤浅，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读来让人觉得压抑、纠结、痛苦，然而却又充满企求、渴望、向往。作者通过自己准确而细腻的描述，以理性而写实的风格，为我们呈现出在这个充满诱惑暗流汹涌繁





杂纷乱时代一个人的坚守与挣扎、追求与失去。

《阿拉斯加少女》结构简洁，线条单纯，但内容丰实，勇于直面人生，孙喜宝、朱海波、朱全良、米丽莎、马建国、尹继民等人物，也都铺陈得丰满有度，生活细节十分到位，有起有落，有血有肉，从不同的层次展示了不同的艺术关怀。

期待李正果有更厚重的作品问世。

季栋梁

2013年1月



1—4	第一章
4—9	第二章
9—17	第三章
18—23	第四章
23—26	第五章
27—31	第六章
32—36	第七章
37—42	第八章
42—44	第九章
45—48	第十章
48—55	第十一章
56—59	第十二章
60—65	第十三章



- 65—67 第十四章
67—71 第十五章
71—75 第十六章
76—80 第十七章
80—86 第十八章
87—94 第十九章
95—103 第二十章
103—108 第二十一章
108—115 第二十二章
115—119 第二十三章
119—126 第二十四章
126—131 第二十五章
132—141 第二十六章
141—148 第二十七章
148—146 第二十八章
146—152 第二十九章
153—155 第三十章
155—157 第三十一章
157—161 第三十二章
162—165 第三十三章
165—167 第三十四章
167—170 第三十五章

· 第一章 ·

那辆车拐弯时，詹雨桐的头从车窗里探出来，她看见一个警察在马路中间维持交通秩序。警察穿着新式制服，手上戴着白手套，打着手势示意詹雨桐靠边行驶。不远处一辆出租车追了客货车的尾，撞击的碎片散落在马路上。前面的客货车将一个过路的小黑犬撞死了，狗的遗骸躺在前轮子不远处，因为急刹车前面的车被后面的车追了尾，事故处理车停在路中央，另外两个警察用长卷尺在丈量刹车痕迹。詹雨桐把车开进小区的停车场，车位全停满了，她进退两难，前面靠近垃圾处理站有一小块空地，她把车停在那片空地上，锁了车。她老远就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门口蹦着跳着，跟一只白色的幼犬玩耍，他上身穿一件黄色短袖衫，下身穿蓝色短裤，脚穿一双旅游鞋，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他手里还攥着半根黄瓜，他是小区保安的儿子。詹雨桐跟这孩子说话时，从里面出来一个保安，他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詹雨桐向小区里面走去。通向小区的那条小巷也成了詹雨桐的T台，她的穿着时髦，走路的姿势像模特，每次经过小巷，都会招来路人异样的眼光。这时，她会加快步伐



迅速步入12号公寓的电梯间。

“雨桐，快进来。”尹继民说，“我等了你一整天了，让我看看你手里拿的东西。”

他给她开了门，又回到洗手间里，用剪刀剪鼻孔里的毛，她用双手搂住他的腰，她差点让他的剪刀戳进他的鼻孔。

“《阿拉斯加少女》”，她把那幅画递给他，“就是你要的那幅画——《阿拉斯加少女》，为了画这幅画，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我还观看了几部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电影，熟悉那里的冰湖环境，在郊外一个已经封冻的湖面上找到了灵感。我还参考了阿尔弗雷德·丢勒的技法，尽可能画得好一些，我以前从未尝试过油画。有一天，我穿着风衣，戴着墨镜，裹着围巾，一个人站在湖的冰面上，看着远处麦色的芦苇发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双脚好像被冻在冰面上了，从我旁边走过的人还以为我是一尊雕像呢，他们看见我嘴里冒着气才发现我并不是一尊雕像，是一个矗立在冰面上的埃斯美拉达（《悲惨世界》里的吉卜赛女郎）。我奇装异服，又举止怪异，没有人不注意我，我把脸蒙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不让任何人认出我，直到有了灵感我才跑回家拿起画笔将阿拉斯加少女眼角的皱纹抹去，少女永远不会有皱纹，只有中老年妇女的眼角才会有皱纹。”

“真辛苦你了，”尹继民说，“那次旅行我拍了很多照片，唯独《阿拉斯加少女》让我获了奖。阿拉斯加有广阔的冰

湖，那里的天气冷得要命，我们只在那里待了三天就回到了西雅图，要不是寒冷难以忍受，我还真想在冰天雪地里多待几个月，尝一尝爱斯基摩人的烤鱼。那些鱼是从冰湖里捞上来的，坐上阿拉斯加少女的雪橇向更加寒冷的地方飞奔。我还跟极地犬合拍了几张照片，照片也成了游客们的抢收货，他们争先让我给他们也拍几张，要不是相机没电了我们还在拍。手套里的手都冻得弯不了，我们在爱斯基摩人的冰窖里住了一个晚上，是几个人挤在一块睡的，冻的人根本睡不着。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睡不着我们就唱歌，大声唱着长工号子：哎嗨——哎嗨——哎嗨，驱寒的歌。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求返回，我怕我冻死在阿拉斯加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幅画本来是一件摄影作品，是尹继民去阿拉斯加旅游时拍的，尹继民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也是本市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他的相册里还有一些老照片：皱了的出现裂纹的全家福，身后是海水的单人风景照，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孩的吻落在父亲脸上的父女照，他跟他的夫人与兵马俑的合拍照，在海上乘船拍的老龙头的正面照，与某某名人的合拍照。

她把这幅《阿拉斯加少女》摄影作品画成了一幅油画。

詹雨桐上前搂着他的脖子，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说：“你可千万不能冻死，要死咱俩一块死。冻死之前我还要画一幅《阿拉斯加情侣》抱在怀里，这样，即使是冻死了也会感动所有人，待人群散尽后，厚厚的雪会将我俩搂得紧紧的尸体覆



盖，等到几百年后，科考队员会发现他们找到了最值得研究最值得收藏的化石——殉情活化石。化石在科考队员的怀里悄悄融化，没准我们还会变成复活的恋人呢。不过，我刚才在路边停车时，把车蹭在一棵树上了，那是一颗法国梧桐，该死的树，气死我了。”

“那次从美国回来，”尹继民说，“我才知道阿拉斯加州并没有跟美国大陆相连，而是一块从俄罗斯买来的土地，倒是跟加拿大连在一块，越过白令海峡就到了俄罗斯，没想到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竟然还是邻居。啊！真是冷得要命，雪景美极了，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看过《呼啸山庄》吗？里面的雪景美极了，阿拉斯加比《呼啸山庄》里的雪景还要美。”

· 第二章 ·

詹雨桐是艺术学校的一位美术老师，几年前，丈夫进了监狱，她卖了房子，还了丈夫入狱前欠下的债，租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居民楼里，她只是在接到尹继民电话的时候，才急急忙忙赶到12号公寓与他幽会，他们俩除了在肉体上相互满足外还有生意上的来往，尹继民喜欢摄影，他把他的摄影作品送给詹雨桐，让她把他的作品画成油画。詹雨桐的画由尹继民收购，尹

继民的装潢公司需要画，再劣质的画，在尹继民那里都会成为“珍品”，挂在由他们公司装修的房间里。

“我们多久没见面了？”她问道。“有三个星期了吧。”他回答。在他那张宽大的床上他抱着她，她在他那里待了一整天。

尹继民的公寓成了詹雨桐的画室，这是一间六十五方平米的单身公寓，一整面墙上挂着詹雨桐画的画：《阿拉斯加少女》《雪村晚霞》《马路清洁工》《涓涓溪流》。

《阿拉斯加少女》是她仿照尹继民那副摄影作品画的，非常逼真，有些是她同行的作品。尹继民除了把詹雨桐搞到手，搞到手的还有詹雨桐的画。尹继民还夸詹雨桐的手像蒙娜丽莎的手，这双手无数次在他身体上游离过。她的那双手温柔修长，皮肤极为细嫩。她曾用她的这双手弹过吉他，写过小说，摸过钢琴，吹过小号，拉过二胡，最终发现她的兴趣在绘画上而不在音乐上。据说，达·芬奇在画《蒙娜丽莎》时，最难画的便是那双手。

他们在12号公寓的那间房子里过了两年情人的生活。那间房子也成了情欲和艺术的码头。

第二天，尹继民打电话告诉詹雨桐：他女儿的一只狗被一辆疾驰的小货车撞死了。她女儿每天在特定的时间出去到街上遛狗，那只狗是一个纯种德国牧羊犬的幼崽，才刚刚五个月大，她眼看着它快要穿过马路时又突然掉转头往回跑，没有跑



几步就死在车轮下。那天詹雨桐在街上看见的那只被撞死的小黑犬正是他女儿的。那个女孩在不停地呼喊。“还我的艾米！”她女儿拽住客货车司机的领子尖叫着，“你是怎么开的，你是故意撞死它的，还我的艾米——”

詹雨桐和尹继民是在一次旅行中认识的。他们随同一个旅游团去南方旅游，在飞机上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在餐桌上吃饭时，尹继民把他的饭让给詹雨桐吃，旅行社的饭菜标准太低，十个人一桌饭，很快就“抢”完了，谁都知道跟着旅游团旅游是胃口最好的时候。尹继民饿着肚子也要让詹雨桐吃好。从海口到三亚，从三亚到海口，他们俩形影不离，游客们还以为他们是夫妻。他们从装修谈到绘画，从绘画谈到收藏，尹继民还装作对美术很在行，给詹雨桐讲了一些西方美术史。讲错的地方詹雨桐也不言语，她在乎的不是美术史的知识，而是尹继民沉稳的性格和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从海南岛回来后，她彻底成了他的情人，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她曾经跟着尹继民去过他的乡间别墅，他有钱，有的是别墅，狡兔三窟嘛！

那天，她正在艺术学校的办公室看书，尹继民开的车停在院里，那是一辆淡灰色的奔驰小轿车，去年冬天买的。那辆车紧靠着詹雨桐的车停下，尹继民从车上下来，他穿一身黑色西服，敞着胸，他从来不系扣子。他进了屋就坐在他原来坐过的位子上，他总是坐在那张沙发上。他，永远都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他是来邀请她去他的别墅吃一种用柴火炖的羊羔肉。听说

很好吃，她没吃过，她答应他一定去尝一尝。

詹雨桐开着车拉着另外两位被邀的客人一同前往尹继民的乡间别墅，车被堵在收费站了，前面几辆大货车正等在那里缴费呢。路边全是等待收割的庄稼，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收割了，小型收割机正在收割，后面跟着几个农妇，她们头上还围着围巾，正在将收割机上的稻谷装进袋子。过了收费站，一路越过了黄河，桥下的河水缓缓地向北流去（这里的黄河是向北流的）。河边还能看见一群白鹅，白鹅的羽毛在阳光的沐浴下闪着银光。他们沿着河堤公路向北走，他们要找到路边树林里的别墅，好久没有来了，他们都忘记了尹继民别墅的位置。啊！想起来了，在气象局后面的那片树林里，对！就在那片树林里。去年她们还来过，尹继民的司机倒车时还压了她的脚尖，幸亏她穿的鞋厚，要不五个脚趾头都被压断了。

他们在气象局后面的那片树林里找到了那个别墅，院子里还种着成排的小松树和几颗枣树，枣树上的枣没有几颗了，黄叶正成片地往下掉，有的树枝上已经没有叶子了。她们在屋里吃苹果，偶尔还能听到路边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别墅的东面有几间小屋，其中的一间是厨房，屋里很热，詹雨桐到门口散步时看见了那间厨房里正在往出冒烟，一个女人正在用柴火烧锅，锅里的羊羔肉冒着热气，屋里弥漫着羊羔肉的香味。那是她在童年见过的老式锅台，炖肉的那口锅比一般农家用的锅要大，可以做足够二十人的饭，完全用木柴来燃烧。听说用木



柴炖的肉要比烧煤炖得味道好，果然，肉摆上桌的时候她才发现，肉的颜色都跟以往吃的羊肉的颜色不一样，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尹继民的别墅又重新装修了，前几年我们来时还带有古色古香的老式风格，显得有些暗，特别是用实木做的墙裙全被拆掉了，整个房间以白色为主调：地板、墙、屋里的摆设、灯。那个烧菜的女人也是一身白色打扮，脸上的斑点已经与皮肤融为一体，她从小山村里来，到尹继民的装潢公司打工才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在装潢公司给工人们做饭所表现出来的勤快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成了他工地上的炊事员，尹继民有时会亲自驾车拉着她到镇上买菜。尹继民的妻子患癌症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死了，谣言便从山洼里传过来了：有的说她想成为他的妻子，当上贵妇人住进小别墅；有的说她嫁给了有钱的主，于是老乡们纷纷来投奔她，想在装潢公司找到活。其实，她只是帮他照顾别墅周围的那片林子，并负责别墅的清洁卫生、给前来探访的客人做做饭而已。

一天下午，尹继民去了那家他常去的酒吧。酒吧里没有客人，他是和女儿一块去的，女儿一边喝茶，一边跟尹继民聊天。他在外地的装潢公司经营不下去了，他的公司已经转让给另一个公司经营，他在本市开发区成立了另一家装潢公司。他女儿是体育学院的学生，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戴着一副银色的耳环，她的眼睛大而黝黑，她的眼睫毛也是黑的，整个眼睛闪烁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微光。她穿的衣服全是黑色的：黑